

第三十四卷

烏君山

烏君山者，建安之名山也，在縣西一百里。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，少求神仙，專一為志。貧居苦節，年久彌勵。與人遇於道，修禮，無少長皆讓之。或果谷新熟，輒祭先獻虛空，次均宿老鄉人。有偷者，坐而誅死，仲山詣官，承其偷罪曰：「偷者不死，無辜而誅，情所不忍。」乃免冠解帶，抵受嚴法。所司疑而赦之。仲山又嘗山行，遇暴雨苦風雷，迷失道徑。忽於電光之中，見一舍宅，有類府州。因投以避雨。至門，見一錦衣人顧仲山。仲山乃稱：「此鄉道士徐仲山拜。」其錦衣人亦稱：「監門使者蕭衡拜。」因敘風雨之故，深相延引。仲山問曰：「自有鄉，無此府治？」監門曰：「此神仙之所處，僕即監門官也。」俄有一女郎，梳縮雙鬢，衣絳褚裙，青文羅衫，左手執金柄尾幢旌，傳呼曰：「使者外與何人交通，而不報也。」答云：「此鄉道士徐仲山。」須臾，又傳呼云：「仙官召徐仲山入。」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。見一丈夫，年可五十餘，膚體鬚髮盡白，戴紗搭瑞冠，白羅銀樓彼，而謂仲山曰：「知卿精修多年，超越凡俗。吾有小女，頗嫻道教，以其夙業，合與卿為妻。今當告婚耳。」仲山降言謝，復請謁夫人，乃止之，曰：「吾喪偶已七年。吾有九子，三男六女，為卿妻者，最小女也。」乃命後堂備吉禮。既而，陳酒肴，與仲山對食。訖，漸夜，聞環佩之音，異香芬郁。燈燭熒煌，引去別室，成禮。

越三日，仲山悅其所居，巡行屋室，西向廡舍，見衣竿上懸皮羽十，四枚是翠碧皮，餘悉烏皮耳。烏皮之中，有一枚是白烏皮。又至西南，有一廡舍，衣竿之上，見皮羽四十九枚，皆鶴。仲山弘怪之，卻至室中，其妻問曰：「子適遊行，有何所見，乃沉醉至此？」仲山未之應。其妻曰：「夫神仙輕舉，必假羽翼。不爾，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？」因問曰：「白烏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此大人之衣也。」又問曰：「翠碧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。」又：「餘烏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此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。」又：「鶴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司更巡夜者衣，即監門蕭衡之倫也。」語畢，飲觴歡笑而罷。

次日晨興，巾櫛訖，忽然舉宅驚懼。問其故，妻急遽曰：「村人將獵，縱火燒山。」須臾皆云：「竟未與徐郎造羽衣。今日之別，可謂邂逅矣。」乃悉取皮羽，隨方飛去。仲山恍然若失，即向所舍屋，一無其處。因號其地為烏君山。

白蛇記

元和二年。隴西李曠，鹽鐵使遜之猶子也。因調選次，乘暇於長安東市，見一犢車，侍婢數人，於車中貨易。李潛目車中，因見白衣之姝，綽約有絕代之色。李子求問侍者，曰：「娘子孀居，袁氏之女，前事李家，今身衣李之服。方將外除，所以市此耳。」又詢：「可能再從人乎？」乃笑曰：「不知郎君肯與出錢，貨諸錦繡耶？」姝遂傳言云：「且貸錢買之，請隨到莊嚴寺左宅中相還不晚。」李子甚悅。對日已晚，遂逐犢車而行，礙夜方至所止，犢車入中門，白衣姝一人下車，侍者以帷擁之而入。李下馬。俄見一使者，將榻出，而云：「且坐。」坐畢，侍者云：「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？不然，此有主人否？且歸主人，明晨不晚也。」李子曰：「乃今無交錢之志，然此亦無主人，何見隔之甚也？」侍者入白，復出曰：「若無主人，此豈不可，但勿以疏漏為誚也。」俄而，侍者云：「屈郎君。」李子整衣而入。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，相見，曰白衣之姨也。中庭坐。少頃，白衣方出，素裙粲然，凝質皎若，辭氣閒雅，神仙不殊。略序款曲，翻然卻入。姨坐謝曰：「垂情與貨諸彩色，比日來市者，皆不知之。然所假殊荷深愧。」李子曰：「綵帛粗繆，不足以奉佳人服御，何苦指價乎？」答曰：「渠淺陋，不足侍君子巾櫛，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負，郎君倘不棄，則願侍左右矣。」李子悅，拜於侍側，俯而圖之。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，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，須臾而至。堂西間門，飲樂無所不至。第四日，姨云：「李郎且歸，恐尚書怪遲，後往來亦何難也？」李亦有歸志，承命拜辭而出。上馬，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。

遂歸宅。問何處許日不見，以他語對，遂覺身重頭旋，命被而寢。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：「足下調官已成。昨日過官覓公不得，其二兄替過官已了。」李答以愧佩之辭。俄而鄭兄至，責以所往。時李已漸覺恍惚，祇對失次，謂妻曰：「吾不起矣。」口雖語，但覺被底身漸消盡。揭被而視，空注水而已，惟有頭存。家大驚懼，呼從者訊之。僕者具言其事。及去尋舊宅所在，乃空園，有一皂莢樹，樹上有十五千錢，樹下有十五千錢，餘無所見。問彼處人，云：「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，更無別物。」姓袁者，蓋以空園為姓耳。

又一說云：「元和中，鳳翔節度李聽從子，在金吾參軍。自永寧里出遊，及安化門外，乃遇一車子，通以銀妝，頗極鮮麗。駕以白牛，從二女奴，皆乘白馬，衣服皆素，而姿容婉媚。

貴家子，不知檢束，即隨之而行。殆將暮焉，二女奴謂曰：「郎君貴人，所見莫非麗質。某皆賤隸，又皆粗陋，不敢當公子厚意，然車中幸有妹麗，誠可留意也。」遂求女奴，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言，退謂曰：「郎君但隨行，勿捨去，某適已言矣。」

既隨之，聞其異香盈路，日暮，及奉誠園，二女奴曰：「娘子住此之東，今先去矣。郎君且仁此迴翔。某即出奉迎也。」車子既入，乃駐馬於路側。良久，見一婢出門，招手，乃下馬，入坐於廳中，但聞異香入鼻，似非人世所有。遂令人馬，入安邑里寄宿。黃昏後，方見一女子，素衣，年止十五六，姿豔若神仙。自喜之心，所不能喻。因留住宿。及明而出，已見人馬在門外，遂別而歸。才及家，便覺腦疼，斯須益甚。至辰已間，腦裂而卒。其家詢問奴僕，昨夜所歷之處，從者具述其事，云：「郎君頗聞異香，某輩所聞，但蛇臊不可近。」舉家冤駭，遽命僕人，於昨夜所止之處，覆驗之，但見枯槐樹中，有大蛇蟠曲之跡。乃伐其樹，發掘之，已失大蛇。但見小蛇數條，盡白色，皆殺之而歸。

錢炎

錢炎者，廣州書生也。寓居城南薦福寺。好學苦志，每夜分始就寢。一夕，有美女，絳翠袖，自外秉燭而入，笑揖曰：「我本生於貴戚，不幸流落風塵中。慕君久矣，故作意相就。」炎窮單獨處，乍睹佳麗，以為天授神與，即留共宿。且行有伉儷之約。迨旦乃去，不敢從以出。莫能知其所如。女雅善謳歌，娛悅性靈，惟日不足。自是，炎宿業殆廢，若病，心多迷惑。然歲月頗久，女有孕。郡日者周子中與炎善，過門見之，訝其羸，問所以。炎語之故。子中曰：「以理度之，必妖祟耳。」

心五雷正法，扶危濟厄，功驗彰著。吾挾子往謁，求符水，以全此生。不然，死在朝夕，將不可悔。」炎悚然，不暇復坐，亟詣劉室。劉以盆水施符術，照之，一巨蟒盤旋於內，似若畏縮者。劉研書符付炎曰：「俟其物至，則示之。」炎歸，至二更方睡，而女求情態如初。炎曰：「汝原是蛇精，我知之矣。」示以符，女默默不語，俄化為二蛇，一甚大，一尚小，逡巡而出。炎惶怖，俟晚，走白劉。乃徙寓舍，怪亦絕跡。

長鬚國

唐大定初，有土人隨新羅使。風吹至一處，人皆長鬚，語與唐言通，號長鬚國。人物茂盛，棟宇衣冠，稍異中國。地曰扶桑洲，其置官品有正長、戢波、目役、覺邏等號。土人歷謁數處，其國人皆敬之。

忽一日，有車馬數十，言大王召客。行兩日，方至一大城，甲士明麗。使者導土人入，伏謁。殿宇高敞，儀衛如上者見，土人拜伏，小起。乃拜土人為司風長，兼駙馬。其主甚美，有鬚數十莖。土人威勢垣赫，富有珠玉。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。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。後遇會，土人見姬嬪悉有鬚，因賦詩曰：「花無葉不妍，女有鬚亦醜。丈人試遣無，未必不如有。」王大笑曰：「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？」經十餘年，土人有一兒二女。

一忽一日，其君臣憂感，土人怪問之，王泣曰：「吾國有難，禍在旦夕，非駙馬不能救。」土人驚曰：「苟難可弭，性命不敢辭也。」王乃令具舟，命使隨往，謂曰：「煩駙馬一謁海龍王，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。我國絕微，須再三言之。」因涕泣執手而別。

土人登舟，瞬息至岸，岸沙悉七寶，人皆衣冠長大。土人乃前，求謁龍王。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，光明煥發，目不能視。龍王降階迎，土人齊級升殿。訪其來意，土人具說。龍王即命速勘。良久，一人入白：「境內並無此國。」土人復哀訴，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。龍王復敕使者細尋勘，速報。經食頃，使者返曰：「此烏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，前日已迫到。」龍王笑曰：「客固為蝦所魅耳。吾雖為王，所食皆稟天符，不得妄食。今為客減食。」乃令引客視之。見鐵鑊數十如屋，滿中是蝦。有五六頭色赤，大如臂，見客跳躍似求救狀。引者曰：「此蝦王也。」土人不覺悲泣，龍王命赦蝦王一鑊。令使送客歸中國。二夕至登州，顧二使，乃巨龍也。

舒信道

舒信道中丞，宅在明州。負城瀕湖，繞屋皆古木茂竹，蕭森如山麓間。其中便坐，曰「懶堂」，背有大池。子弟群處講習，外客不得至。方盛秋佳月，舒呼燈讀書。忽見女子揭簾而入，素衣淡妝，舉動斌媚，而微有悲涕容，緩步而前曰：「竊慕君子少年高志，欲冥行相奔，願容駐片時，使奉款曲。」舒迷蒙恍惚，不疑為異物，即與語。叩其姓氏所居，曰：「妾本丘氏，父作商賈，死於湖南。但與繼母居茅茨小屋，相去只一二里。母殘忍猛暴，不能見存。又不使媒灼議婚姻。無故捶擊，以刀相嚇，急走逃命，勢難復歸。倘得畜為婢子，固所大願。」舒甚喜曰：「留汝固所樂，或事泄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姑置此慮，續為之圖。」俄一小青衣攜酒肴來，即促膝共飲。三行，女斂袂起致辭曰：「奴雖小家女，頗能綴詞。輒作一闋，敘茲夕邂逅相遇之意。」顧青衣舉手代拍而歌曰：綠淨湖光，淺寒先到芙蓉島。謝池幽夢屬才郎，幾度生春草。塵世多情易老。更那堪，秋風裊裊。曉來羞對，香芷汀洲，枯荷池沼。恨鎖橫波，遠山淺黛無心掃。湘江人去歎無依，此意從誰表。喜趁良宵月皎。沉難逢，人間兩好。莫辭人醉，醉入屏山，只愁天曉。

蓋寓聲《燭影搖紅》也，舒愈愛惑。女令青衣歸，遂留共寢，宛然處子耳。將曉別去，間一夕復來。珍果異撰，亦時時致前。及懷縑素之屬，親為舒造衣，工制敏妙。相從月餘，守宿童隸聞其與人言，謂必挾娼優淫昵。他日且累己。密以告老嫗，嫗輾轉漏泄，家人悉知之。掩其不備，遣弟妹乘夜佯為問訊，排戶宜前。女忙奔斜竄，投室旁空轎中。秉燭索之，轉入他轎，垂手於外，潔白如玉。度事急，穿竹躍赴，統然而沒。舒悵然掩泣，謂無復有再會期。眾散門扃，女蓬首喘戰，舉體淋漓，足無履襪，掩至室中。言：「墮處得孤嶼，且水不甚深，踐泞而出。免葬魚腹，亦云天幸。」舒憐而持之，自為燃湯洗濯，夜分始就枕。自是情好愈密，而意緒常恍惚如癡，或對食不舉箸，家人驗其妖怪，潛具伏符於小溪朱彥誠法師。朱讀狀大駭，曰：「必鱗介之精耶。毒人肝脾裡，病深矣，非符水可療，當躬往治之。」朱未及門，女慘戚嗟喟，為惘惘可憐之色，舒問之，不對。久乃云：「朱法師明日來，壞我好事矣。因緣竟止於是乎？」嗚咽告去，力挽不肯留。旦而朱至，舒父母再拜炷香，祈救子命。朱曰：「請假僧寺巨鑊，煎抽二十斤，吾當施法攝其祟，令君闔族見之。」乃即池邊焚符檄數通，召將吏，彈訣，水，叱曰：「速驅來！」俄頃水面噴湧一物，露背突兀如蓑衣，浮游中央，闔首四顧，乃大白鱉也。若為物所鉤致，曳至庭下，頓足呀口，猶若向人作乞命態，鑊油正沸，自匍匐投其中，糜潰而死。觀者駭懼流汗，舒子獨號呼追惜，曰：「烹我麗人。」朱戒其家：「俟油冷，以斧破鱉，剖骨並肉，暴日中，須極乾。入人參、茯苓、龍骨，末成丸，托為補藥。命病者晨夕餌之，勿使知之，知則不肯服矣。」如其言，丸盡而病癒。後遇陰雨，於沮洳間，聞哭聲云：「殺了我大姐，苦事苦事。」蓋尚遭種類云。

太湖金鯉

衢州鄒德明，江湖士也。弘治中，曳舟至太湖，泊椒山之下。夜見碧天無翳，月色朗然，豪吟二絕云：

一湖煙水綠於羅，萍藻涼風起白波。

何處扁舟歸去急，滿川殘雨夕陽多。

浦口風回拍浪沙，天涯行客正思家。

歸舟疑是洪都晚，孤雁低飛落帶霞。

吟畢，聞溪上人語聲，望之，一錦衣美女。德明疾趨岸，鞠之。女曰：「妾生於斯，長於斯，今當良夕，遨遊此耳。」德明曰：「予舟中無客，肯過訪否？」女即攜手同行。對酌篷下。女曰：「今以『浪花』為題，聯成一律，可乎？」德明曰：「不欲天邊帶露栽，」女曰：「只憑風信幾番催。」德明曰：「一枝才見蓬蓬動，」女曰：「萬朵俄驚頃刻開。」德明曰：「盆浦秋容和雨亂，」女曰：「鏡湖春色逐人來。」德明曰：「分明一幅西川錦。」女曰：「安得良工仔細裁。」詩成，鼓掌大笑，拍肩撫背，極其歡謔。已而就寢。比及天曙，女忽披襟，急投水中。視之，一大金鯉，悠然而逝。

